常识辞典 专栏

萧梁的书香

俞晓群

时至岁末,总结笔下历史人物,有一个家族的故事,令我几番感叹:那是南朝时期的一个时代,有一个皇室家族,立国不过55年就灭亡了。正史本纪中,记载了他们的皇帝,也不过四位。但那个王朝,又被称为历史上最有文化风采的时代,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甚至不逊于盛唐与北宋。当时的大学问家,可以开出长长的一列:《昭明文选》之萧统、《宋书》之沈约、《南齐书》之萧子显、《文心雕龙》之刘勰、《诗品》之钟嵘,以及名士如江淹、庾信、吴均、刘昭、刘峻、陶弘景。常言六朝烟雨,这一朝更让人久久难忘。

它就是南朝时期的梁朝,史称南梁或萧梁。需要提到的人物是梁武帝萧衍、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还有昭明太子萧统。正史《梁书》与《南史》中有他们的纪传,与廿五史中的历代帝王比较,相似之处是一致的神化;不同之处,却是萧氏皇族读书与撰述的传统。这样的风度,说是家积缥缃,史记他们的先祖萧何,出身不过是秦时的一位县吏;汉时萧何暴得大名,其才华也在"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饶,不绝粮道"。说是时代使然,那一定是南朝文化的底色了。

正史之中,记载南梁萧氏读书与著述的故事不是很多,但与历代帝王纪传比较,已经称得上冠绝古今了。略记如下:

梁开国皇帝萧衍,《梁书·武帝本纪》写道:"少而笃学,洞达儒玄。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凡二百余卷,并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王侯朝臣皆奉表质疑,高祖皆为解释。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馆,置《五经》博士。"萧衍在京城开创讲学之风气,造《经书》数百卷,《通史》六百卷;撰《文集》一百二十卷,《金策》三十卷。萧衍布衣素食,不近酒色,勤奋如斯:"每至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烛看事,执笔触寒,手为皲裂。"

萧衍的长子萧统,即昭明太子,《梁书·昭明太子传》写道:"太子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八年九月,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大义。讲毕,亲临释奠于国学。"又写道:"太子美姿貌,善举止。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萧统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后世流传之《昭明文选》即是。

萧衍第三子萧纲,即梁简文帝,昭明太子萧统的同母弟;萧统病亡,萧纲继任太子,后继帝位。《梁书·简文帝本纪》写道:"太宗(萧纲)幼而敏睿,识悟过人,六岁便属文,高祖惊其早就,弗之信也,乃于御前面试,辞采甚美。高祖叹曰:'此子,吾家之东阿。'……读书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经目必记;篇章辞赋,操笔立成。博综儒书,善言玄理。"此中"东阿"指曹植,曹植曾任东阿王。

《南史·梁本纪下》记载,萧纲曾在玄圃讲述萧衍的《五经讲疏》,听者倾朝野。萧纲雅好题诗,他在序文中写道:"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但他的诗文伤于轻靡,当时号称"宫体"。萧纲即位之初,将制年号"文明",取《周易》"内文明而外柔顺"之义。但是恐怕外贼警觉,才改年号为"大宝"。萧纲被拘禁时,"尚引诸儒论道说义,披寻坟史,未尝暂释"。

萧纲著述:《昭明太子传》五卷,《诸王传》三十卷,《礼大义》二十卷,《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璧》三百卷,《谢客文泾渭》三卷,《玉简》五十卷,《光明符》十二卷,《易林》十七卷,《灶经》二卷,《沐浴经》三卷,《马槊谱》一卷,《棋品》五卷,《弹棋谱》一卷,新增《白泽图》五卷,《如意方》十卷,《文集》一百卷。

萧纲的儿子萧大器,即哀太子,也是一位书痴。《梁书·哀太子传》写道:"大宝二年八月,贼景废太宗,将害太子,时贼党称景命召太子,太子方讲《老子》,将欲下床,而刑人掩至。太子颜色不变,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欲以衣带绞之。太子曰:'此不能见杀。'乃指系帐竿下绳,命取绞之而绝,时年二十八。"

萧衍第七子萧绎,即梁元帝。《梁书·元帝本纪》写道:"世祖聪悟俊朗,天才英发。年五岁,高祖问:'汝读何书?'对曰:'能诵《曲礼》。'高祖曰:'汝试言之。'即诵上篇,左右莫不惊叹。"

萧绎初生时患眼病,盲一目。《南史·梁本纪下》写道:"性爱书籍,既患目,多不自执卷,置读书左右,番次上直,昼夜为常,略无休已,虽睡,卷犹不释。五人各伺一更,恒致达晓。常眠熟大鼾,左右有睡,读失次第,或偷卷度纸。帝必惊觉,更令追读,加以榜楚。虽戎略殷凑,机务繁多,军书羽檄,文章诏诰,点毫便就,殆不游手。常曰:'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论者以为得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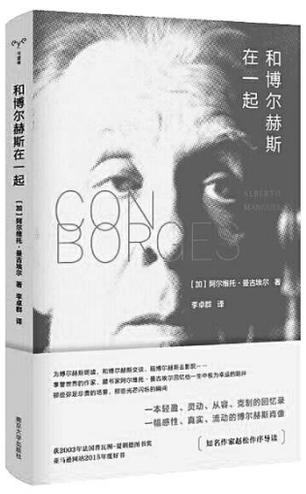
萧绎著述:《孝德传》《忠臣传》各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书》一百十五卷,《周易讲疏》十卷,《内典博要》百卷,《连山》三十卷、《词林》三卷,《玉韬》《金楼子》《补阙子》各十卷,《老子讲疏》四卷,《怀旧传》二卷,《古今全德志》《荆南地记》《贡职图》《古今同姓名录》一卷,《筮经》十二卷,《式赞》三卷,《文集》五十卷。

以上正史之中,关于南梁萧氏读书与著述的记载,不足2000字。如今读来,依然书香缥缈,回味无穷。就帝王世家而言,堪称千古绝唱。但俗世流年,南梁的故事口耳相传,其热点往往不在这些"书事"之上:或在梁武帝萧衍"五十外便断房室";或在萧衍梦见一位眇目僧来投胎,后来他的第七个儿子萧绎果然"盲一目"的疑案;或在梁元帝萧绎"性好矫饰,多猜忌,于名无所假人。微有胜己者,必加毁害";或在萧绎的王妃徐昭佩,留下"半面妆"以及"徐娘半老"的风流韵事。那么,萧氏与书相关的事情,还有哪些令我难忘呢?

在此我记下三段:一是《梁史》之中,史官对梁武帝萧衍的赞词:"天情睿敏,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皆文质彬彬,超迈今古。"二是《南史》之中,梁简文帝萧纲被囚禁时的一段记载:"帝自幽絷之后,贼乃撤内外侍卫,使突骑围守,墙垣悉有枳棘。无复纸,乃书壁及板鄣为文。自序云:'有梁正士兰陵萧世赞,立身行道,终始若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弗欺暗室,岂况三光?数至于此,命也如何!'又为文数百篇。崩后,王伟观之,恶其辞切,即使刮去。有随伟入者,诵其连珠三首,诗四篇,绝句五篇,文并凄怆云。"三是《南史》记载,梁元帝萧绎被魏军围困城中,身边众臣劝他投降,萧绎"乃聚图书十余万卷尽烧之",成为人类焚书史上的一项纪录。那么,萧绎为什么这样做呢?他是担心毕生珍藏被他人糟蹋,还是认为书籍为不祥之物,一烧了之?不知道。我只看到,萧绎投降之后,还请求看管他的人,拿来酒与纸笔,一边饮酒一边写下四首绝句。最终"准捧诗,流泪不能禁,进土囊而殒之。"其中一首绝句写道:"松风侵晓哀,霜雾当夜来。寂寥千载后,谁畏轩辕台?"

和博尔赫斯聊天

祝新宇



博尔赫斯以知识渊博闻名,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他代表着图书馆、小径分岔的花园、环形废墟、迷宫以及各种想象的动物。他拥有超长的名字,却以短篇小说著名。别的小说家我们能读出诸如离奇的情节,丰满的人物和充沛的情感,但读博尔赫斯,首先感到神秘,让人想到炼金士、术士这类神秘职业,然后才是其他。他随便写出一篇,就被人奉为圭臬。博尔赫斯生活的南美洲远隔重洋,至少在他生活的年代,与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联系并不密切,但你会发现,博尔赫斯熟稔中国文化,他通读过《易经》《道德经》《庄子》,写过关于中国的文章。

作为一个本来崇尚神秘文化的南美洲人,博尔赫斯在想象中完成了对中国文化的构建,因此闪烁着两种不同文化相融合的异样光泽。实际上,他的作品大多外披一件或明显或透明的神秘主义斗篷,他本人亦被视为"沉湎于神秘主义的异教徒"。"博尔赫斯的世界完全由语言构成",曼古埃尔如是说。一次,博尔赫斯遇到一位谈吐平庸的教授,过后他说,"我宁愿和一个聪明的流氓交谈。"博尔赫斯一贯持有语言、词汇方面的贵族式的,不厌其烦的讲究。语言之于文体,就像金黄色斑纹之于老虎。博尔赫斯认为,老虎的金黄"每隔九夜衍生九个,每个再九个,循环不绝。"其间显露的数字"九",正是中国文化对至阳至大的代表数字。

《和博尔赫斯在一起》中文版被设计成博尔赫斯喜欢的老虎的黄色。作者曼古埃尔说,"博尔赫斯(失明前患严重弱视)会因为能感知眼睛唯一能够辨识出的黄色而高兴。"这是一本4万多字的小书,可以随身携带,坐地铁、逛公园、等电梯的时候,走到哪里都能翻两页。翻开了,时空就来到196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某个下午,一家书店内,65岁的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问16岁的学生,是否能为他读书。彼时博尔赫斯因为家族病已经失明了,"他会请任何人为他读书,学生、来采访他的记者或是其他作家。"

在书店勤工俭学的曼古埃尔就这样来到麦伊普大街994号博尔赫斯的寓所。"右侧是餐厅,摆放着一张铺着花边桌布的深色桌子和四把直背椅子;左侧的窗户下摆放着一张破旧的长沙发和两三把扶手椅。博尔赫斯经常坐在长沙发上,即便是开怀大笑的时候,他已失明的双眼也永远透出哀伤的神情。"年轻的略萨曾拜访过博尔赫斯,他问后者为何不住更大、更奢华的房子,图书馆馆长对当时业已小有名气,日后成为著名作家的略萨说,"也许在利马是这样的,但在这里,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没有那么爱炫耀。"略萨正是在利马读的大学,并在那儿工作了一阵子。

有幸去过博尔赫斯寓所的人,十有八九大失所望,他们没有看见汗牛充栋的书籍,只在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现一些藏书。博尔赫斯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以博闻强记、博览群书而为人所知。他的藏书虽少,却是精华中的精华。仅百科全书就有5种——福柯说博尔赫斯曾构想过一种中国式的百科全书,关于动物有着奇怪而令人诧异的想象力:例如"属于皇帝的动物、远看像苍蝇的动物"——他却几乎不收藏自己写的书。邮差送来一本他的小说《代表大会》精装本,曼古埃尔为他描述了书的样子,他旋即把书赠给了那个邮差。博尔赫斯说:"这不是书,是糖果盒啊。"与此相反的是,博尔赫斯每时每刻都活在书里。

对于博尔赫斯而言,现实存在于书中,存在于读书中,存在于写书中,存在于谈论书中。请他人为自己读书就是很典型的行为。你想不出那样的情景,"在博尔赫斯的一生中,每天临睡前他都会做同一件事,换上白色睡衣,闭上眼睛,用英文高声诵读《天主经》。"

博尔赫斯失明后,他请人记录下自己创作的诗歌,反复吟诵、反复修改,然后将那张充满想象的纸对折,夹进书里。他也这样放钱。他从书架上取书,有时不是为了读书,而是要买东西,但并不是每次都能找到。他却从来没有因找不到书而烦恼,博尔赫斯甚至清晰地记得60年前《一千零一夜》和《秘鲁征服史》在市图书馆书架上的具体位置。

曼古埃尔的阿姨听说他要去为博尔赫斯读书,强烈要求(注意,是"要求",不是建议)他带上日记本做记录。16岁的少年并未意识到为博尔赫斯读书是怎样的一种殊荣,他没有像上课那样笔墨伺候,而是和这位名满天下的老头儿聊天,当然,聊的第一多的是文学,第二第三多的还是文学。曼古埃尔与博尔赫斯相处的方式亦暗合后者对读书的态度,"我是享乐型读者,不会在像买书这样如此私密的个人喜好中带入某种责任感。"正是这种轻松相处的方式,轻松写作的方式,使《和博尔赫斯在一起》有别于其他写博尔赫斯的书籍:我们不必过分理会那些有关文学的理论,关于博尔赫斯的诠释,知道他的日常生活,他的言谈举止就行了(这其实也是一种读法)。曼古埃尔为博尔赫斯读书,我们为自己读博尔赫斯。

■书单

每一本书 都是一段历史的钩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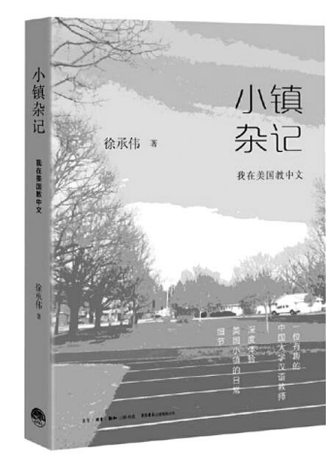
每本书的写作与出版,总关联着一个甚或一些人的故事与命运。对书里书外掌故的穿梭编织,完成的既是一段历史的钩沉,也是一个人物的剪影。本周主打推荐的是资深出版人李辉的一组与书籍和历史有关的文章自选集——《美丽如斯》,作者经过精心的史料整理、实地寻访以及对书籍的深入解读,用散文笔法构建出的一个个精巧的与书有关的故事。

非虚构的《小镇杂记》是一名有趣的中国大学汉语教师深度体验美国小镇日常细节的记录。

时间过得真快,后天就2020年了,21世纪的10年代就要过去了。无论你今年读了几本书,下面这两本,还是希望你不要错过。

《美丽如斯》

全书共22篇文字,有作者读史阅世的心得随感,也有作者为学为文、著书编书过程中亲炙于前辈学人的因缘追记。无论是因书识人,抑或以人成书,作者着意的是时代变迁之下,个人命运的浮沉感喟,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的情感,沧桑世事亦难以消磨的真与善,更见其难得与美好。美丽如斯,既是其中一篇文字的篇名,也被提取为书名,其意正在于此。



《小镇杂记》

本书生动地记录了一名中国大学汉语教师在美国小镇教汉语的多彩生活,也是一个普通中国人对美国日常生活的深度体验。作者视角独特,文笔清雅细腻,且不乏幽默,体现了良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女性观察入微的鲜明特点,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美国的文化、历史、风俗和普通民众的生活细节,以及中美文化交流中的差异、碰撞、融合。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

中华河山

美哉壮哉

春风驿马飞快
天光云影徘徊
青山飞瀑深意
荡我心中尘埃
感念造物有情
中华一何伟哉

坤宁

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上海丰子恺旧居陈列室供稿